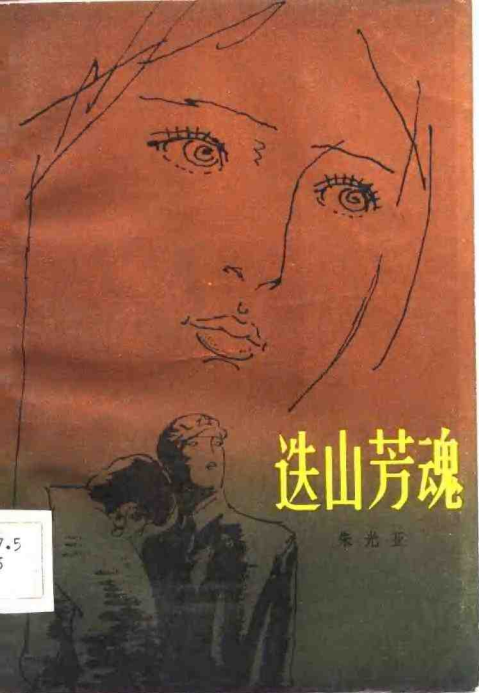




迭山芳魂

朱光亚

I247.5
1185

送山芳魂

朱 光 亚



甘肅人民出版社

B161969

责任编辑 张正义
封面设计 陈绍泉

造 山 劳 魂

朱 光 亚

甘肃人民出版社
(内部发行)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37,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150

书号: 10096·536 定价: 0.58元

内 容 提 要

年轻的女红军战士杨雪梅，在长征途经白龙江乌龙峡栈道时，为保护军用物资不幸坠落江中，被贫苦牧民高老吉救起。她女扮男装，寻找红军，但为头人三木旦的管家杨道占识破，把她献给三木旦做妾。在举行婚礼的当晚，高老吉之子洛洛甘险落入虎穴，救出杨雪梅，并将其隐藏在深山老林。十多年后，为帮助解放军通过栈道，进军草原剿匪，杨雪梅倒在了反动派的枪口之下。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杨雪梅流落深山十七年，历尽磨难而顽强斗争的壮烈历程，充分展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作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深刻细腻，故事真切感人，读后发人深省，令人振奋。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咏梅》

目 次

引子

第一章 滚滚的白龙江

第二章 不尽的思念

第三章 淘金场上

第四章 虎口余生

第五章 在莽莽的丛林中

第六章 恩重如山

第七章 山花烂漫时

引 子

春天，终于以它缓慢的脚步姗姗来到了迭山山区。远处巍峨的群山虽然仍覆盖着皑皑白雪，然而白龙江两岸的山坡上、沟壑里，已经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鸟鸣山幽，花繁木秀，苍松古柏迭绿泛翠，白桦青冈绽着新芽，竞相向人们吐露着春天的讯息。

白龙江水流湍急，两岸是笔陡的山峰和峻峭的石崖，它象一条银色的巨龙，在两山夹峙中夺路而流，发出冲天的喧嚣。

江南岸的山上，有一条羊肠小道，象一根灰褐色的带子，缠绕在半山腰间，它时而穿过丛林，时而通过悬崖，忽隐忽现地向远方延伸。这是迭山山区通往内地的唯一通道。

这会儿，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正步履艰难地行进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上。由于路窄而倾斜，加之路面布满了卵石，队伍中不时发出“哧溜，哧溜”的摔跤声和战士们的嬉笑怒骂声。

队伍中间的一匹枣红马上骑着一位英武而健壮的中年军

官，他是这个步兵团的政治委员贺西钦。他约莫四十上下年纪，魁梧的身材，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对略微显得凸出的大眼睛木然地凝望着两岸的山峰，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

自从部队开进迭山山区以来，贺西钦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过。他们团这次奉命进驻甘南藏区，执行剿匪任务，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他们必须在一个星期内赶到热路沟，会同兄弟部队围剿国民党反动派残匪——反共救国军的一股主力。部队出发已经四天了，一路上走走停停，速度十分缓慢。沿途经过藏民各个部落，都要和上层人士反复谈判，甚至送礼，才能通过。眼看离上级规定的集结地点还有一百四、五十里，而时间只有三天了。今天路过的麻陆寨，是大头人三木旦管辖的地盘，根据内部掌握的情况，三木旦思想反动，脚踩两只船，和反共救国军的土匪暗中有勾结，谁知他今天会给部队出什么难题呢？团长去军区开作战会议要明天才能赶回来，贺西钦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道路坎坷，马在磕磕绊绊中一颠一闪，弄得贺西钦很不舒服。他干脆跳下马来，把缰绳交给身后的警卫员，跟着队伍步行。

连日来，由于忙着和沿途各部落的土官头人联络、谈判，脑子一直不得清闲，此刻贺西钦欣赏着白龙江两岸的景色，一些深深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突然一下子显现在他的面前。

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长征中三过草地，来到迭山山区、白龙江边。他们原来以为只要过了雪

山草地，通往陕北的道路就一定会平坦好走了，谁知迭山的道路竟如此崎岖险峻。队伍在挂在悬崖上的羊肠小道上一拖几十里长，小路一边是滚滚的白龙江，一边是悬崖绝壁，反动分子在两边山林里不断放着冷枪，滚着石块，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尤其令贺西钦难以忘怀的是，在过乌龙峡栈道时，他所在的卫生队的一位年轻的女看护班长杨雪梅，由于手里牵的马受惊，一脚踩空，从二十来丈的高处掉进滚滚的白龙江。……

十七年来，贺西钦从长征途中到陕甘宁边区，从华北抗日前线到西北解放战场，他看到多少英雄好汉、阶级兄弟姐妹，为了祖国的解放，在自己的身边倒下了。这些同志的名字今天他都记不清了，唯独这个牺牲在迭山山区的杨雪梅，他不仅忘却不了，而且她还象一根拴在他心尖尖上的丝线，只要稍一牵动，就要引起他心脏的颤栗和深切的思念。

杨雪梅，中等个子，圆圆的脸庞白里透红，笑起来脸颊上显现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当她和人讲话时，那一对乌黑的、象泉水般清亮的大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你，叫你不忍正视，心里怦怦直跳。十七年过去了，真奇怪，她仿佛仍栩栩如生地站在贺西钦的面前。唉，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爬雪山过草地没有倒下去，却掉进了这条白龙江，连个囫圇尸体都没有见到啊！

至今贺西钦还清楚地记得，在杨雪梅牺牲的先一天行军途中，她天真地对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要回到长

征路上看一看，体味体味当年的生活，那才有意思哩！”现在她回来了，可是她呢？却再也看不到革命的胜利啦！要是她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啊！

贺西钦边走边回忆着往事，不禁从内心里涌上来一股悲哀的感情，随之眼眶也湿润了。他连忙掏出手绢按了按眼窝，看看前后，见同志们谁也没有留意他，这才放心地吁了一口长气。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多了，心想：部队按这样的速度不停顿地走下去有多好啊，那至少可以提前一天赶到指定的集结地点。他斜着身子站在路边，看着战士们一个个从身旁通过。春日温煦的阳光照射着他的全身，他感到有点热意，便解开纽扣，让带着草木芳香的微风轻轻地抚着胸膛，觉得十分惬意。

走着，走着，队伍突然停了下来。贺西钦正要问是怎么回事，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汗水淋淋地跑到他的面前，敬了个礼后，气喘吁吁地说：

“报告政委，前卫连已经到达麻陆寨大头人三木旦管辖的地盘，藏民不让我们通过，参谋长请你到前面去一下。”

三木旦这只狡猾的老狐狸果然要刁难我们了！贺西钦来不及细想，便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缰绳，纵身跳上马背，两腿一夹朝前驰去，警卫员也连忙上马，随后紧紧跟上。

来到前卫连，贺西钦刚下马，参谋长便迎上前来，气呼呼地说：

“政委，路被切断了！不管我们怎么喊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他们都不听。”

“不要急，我们来想想办法。”贺西钦一边安慰参谋长，一边走到队伍前面察看道路被切断的情况。

原来前面是一条长约二三十丈的绝壁，光溜溜的象用刀削过似的，底下是白浪翻滚的白龙江，绝壁上隔一段距离凿着石孔，嵌着木桩，只要铺上木板即可通行。现在三木旦派人把木板抽走了，切断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好险恶的地形！”贺西钦嘴里嘀咕着，心里暗自思量：怎么办呢？让部队停下来上山伐木铺路，至少得耽误半天，这样时间不允许，……还是动员藏族群众把木板交出来为好。他手搭凉棚朝对面望去，只见路的那头呆愣愣地站着几个藏民，于是，便对身旁的通司^①说：

“问他们是哪个部落的？头人是谁？”

那边回答：“我们是康旺部落，是大头人三木旦的百姓。”

贺西钦通过通司，和他们打起交涉来。

“三木旦大头人来了没有？”贺西钦问。

“没有。康旺部落的小头人在。”

“三木旦大头人在县上召开的各族人民联谊会上向人民政府作过保证，要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草地剿匪，你们为什么断绝交通，阻挡部队前进，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贺西钦义正词严地说。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执行大头人的命令，不给买路钱谁也不让通过。”康旺部落头人口气明显地软了下

^①通司：翻译。

来。

“岂有此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执行任务，还要给买路钱，这，这简直是讹诈！”参谋长气愤地说。

“这是我们迭山的老规矩，山外人进山来一律都要交买路钱！”

“这是三木旦搞的鬼，康旺部落的小头人作不了主，时间紧迫，就依了他吧！以后我们再找三木旦算账，叫他吃多少给我们全吐出来！”贺西钦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对通司说：“问他们要多少钱！”

“老规矩是按人头算，照顾大军，给两百块白洋吧！我们也好给大头人交差。”康旺部落头人回答。

“好吧，就给他二百块白洋！”

这边一答应，只听那边小头人一声吆喝，从山坡上的树林子里立刻钻出三十多个披头散发、赤裸着上身的藏民，他们一人扛着一块两三丈长的木板走下山来，嘴里“杭唷，杭唷”地哼着，不到一顿饭的功夫，路就铺好了。

部队通过木板路，加快速度往前赶。康旺部落头人率领那三十多个藏民群众站在路旁，一个个伸着双手，弯着腰，表示致敬。

下午两点多钟，部队行进到迭部沟远近闻名的乌龙峡。相隔老远，贺西钦就看见了高悬在悬崖上的那条长长的栈道。白龙江在它的脚下奔腾咆哮，浪花四溅，发出“哗，哗”的巨响。贺西钦立即叫通讯员给各营、连传话：“过栈道时要胆大心细，脚步走稳，身子靠里，眼睛不要往下看，

同时要留心提防山崖上的滚石。”

此刻，贺西钦的心啊，不禁怦怦乱跳，眼睛也模糊了。十七年来，多少回梦里见到过这个地方啊！长征中雪山草地固然艰险，令人难以忘怀，但他印象中最深的却是这条乌龙峡栈道，这不仅是因为它险峻奇特，主要的还是因为党的好女儿杨雪梅就是在这里以身殉职的啊！

他俯身观看着脚下奔腾不息的白龙江，凭吊着牺牲的战友，心里默默地祷告：战友啊，安息吧！当年的红军回来了，你的同志回来了，我们的事业胜利啦！他朝滚滚的白龙江久久地凝视着，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颤颤悠悠的栈道。

刚走到栈道中间，突然山崖上发出一阵“哗啦啦”巨响，接着一块接一块的、磨盘大的巨石直往栈道上砸来。贺西钦大吃一惊，连忙高喊：“当心，靠里！”但是，来不及了，两个战士已经被石头擦伤。

贺西钦气得大骂：“一定又是三木旦这老狗搞的鬼！”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地形，命令侦察排立即上山察看，保证后续部队顺利通过。

不一会儿，侦察排抓来一个藏族大汉。这大汉长得五大三粗，一头蓬乱的头发，一张长着疙瘩肉的长长的黑脸，大鼻头大嘴巴，穿着一件补补补丁的破皮袄，赤着一双尺来长的大脚。四个战士扭着他，他暴跳如雷，又踢又咬，嘴里不断地咒骂着：

“加次合^①，我和你们拼了！”

^①最卑贱的汉人。

侦察排长报告说：“山上只发现他一个人，这家伙好象疯了似的，凶得很，三番五次要和我们拼命。”

藏族大汉仍然很不驯顺，咒骂着，在战士们的手里使劲挣扎。

贺西钦见他穿得破破烂烂，心想他定是个穷苦之人，便和气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部落的？”

藏族大汉狠狠地瞪了贺西钦一眼，紧闭着嘴一言不发。

“你为什么要从山上滚石头，砸伤我们的人，是谁派你来的？”贺西钦又问。

藏族大汉仍不理睬，只是张开大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摆着一副和贺西钦他们势不两立的架势。

贺西钦审视着面前这个顽固而又倔强的汉子，心想：他穷得连一件象样的袍子也没有，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仇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呢？他耐着性子问道：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吗？我们是帮助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人民子弟兵！”

那大汉睨视了贺西钦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大概是四个战士扭着他的胳膊，扯着他的衣领，感到很不舒服，便又蹦跳、踢蹬起来。四个战士使劲把他往下按，他就拼命挣扎。不一会，他的腰带被弄松了，从怀里掉下一个黑色的小包。

一见小包掉在地下，那大汉哀切地“嗷嗷”叫着，不顾一切地俯身去捡，但被一个战士抢先捡到了手。

贺西钦接过黑布小包一看，只见上面绣着一颗红五星，另一面绣着镰刀斧头，里面还装着三根针和几缕黑线和白线。贺西钦的心立刻一阵紧缩，吃惊得差点喊出声来：这不是川陕根据地的群众送给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慰问品吗？这个藏民大汉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连忙走上前去，急燎燎地问：

“老乡，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那大汉脖子一梗，仍然不吭声。贺西钦无计可施，沉默了片刻，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连忙解开外衣，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与手里拿着的那个一模一样的针线包来。他将两个针线包并排放放在掌心，举到那大汉面前，观察着他的反应。

大汉先是一愣，接着瞪大双眼仔细地察看着两个针线包。看着，看着，脸颊上的疙瘩肉剧烈地抽搐起来，两行泪水从他眼眶里汨汨地往下流淌。贺西钦示意那四个战士松手，大汉使用那双粗黑的大手捂着脸，蹲在地下，象个孩子似的呜呜嚎哭。

那汉子哭了一阵，突然站起身来，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厉声地问：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长征路过迭山的红军。”贺西钦和蔼地回答。

“红军？”那汉子似乎还不相信，一双眼睛不断瞅着贺西钦和其他战士的帽子和衣领，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贺西钦感到纳闷，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见我们没有戴红领章，心里还不踏实哩，便解释说：

“老乡，当年红军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帽子上钉着红五星，衣领上钉着红领章。现在名称改了，服装变了，但为穷人打天下、闹翻身求解放的性质永远不会变！”

听贺西钦这一说，藏族大汉的戒备完全消除了，两片厚嘴唇打着哆嗦，半晌，才嗫嚅地说：

“总算把红军盼回来了！总算把红军盼回来了！”说罢，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见他如此伤心，贺西钦便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干什么事？”

“我叫洛洛，是麻陆寨大头人三木旦家看水磨的拉哇^①。”那大汉抽泣着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拦阻我们进草原剿匪呢？”

“不，不，我不是要拦阻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红军。”洛洛说着，一把拉住贺西钦的手，“走，我领你们去山上看看，你们就会明白。”

为了弄清情况，贺西钦向参谋长交代了几句，让部队继续前进，他随后赶队，便带着通司、警卫员，跟在洛洛后面向山上攀登。

山坡十分陡峭，长满了灌木丛，贺西钦和警卫员跌跌撞撞，攀登十分困难。洛洛虽然赤着双脚，却健步如飞，如履平地，走一段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们。贺西钦暗暗称奇，心想：真是怪人，他让我们去看什么呢？他走到洛洛跟前，想和他攀谈，但洛洛总是唉声叹气，不愿多开口。

^①拉哇：奴隶、长工。

翻过山头，穿过一片原始森林，他们来到一个山峦上。这里地处迭山之巅，周围是一片苍松翠柏。站在这里，可以看得很远，白龙江象条弯弯曲曲的布带，铺陈在幽谷山壑之间；重重叠叠的山峦象波涛起伏，从脚下延伸到望不见的远方。一团团乳白色的云雾从峻峭的岩壁中，从狭窄的深谷里徐徐升起；墨绿的丛林在飘缈的云雾中时隐时现，显得气象万千，神秘莫测。

洛洛把他们领到峰峦的北坡。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块向阳的小草坪，草坪的四周树木葱茏，芳草萋萋，各种野花竞相开放；草坪的中央壅着一个小小的坟包。坟上的沙土新润，看样子堆起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

洛洛踉踉跄跄走到坟前，一头扑倒在那一杯新土上，扯开嗓子嚎啕痛哭，哭了一阵，又抽抽嗒嗒地诉说着：

“阿妹呀，你们的人来看你啦！你睁开眼看看吧，他们就站在你的面前啊！”

接着，他扭过身子，仰着泪眼模糊的大脸，对贺西钦怨艾地说：“你们来晚啦！早来两天她就见着你们了，她多想念你们啊，心想碎了，眼望穿了……她等你们等了快十七年，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啊！……”

贺西钦听洛洛说得蹊跷，走上前去，俯下身子轻声劝慰道：

“洛洛，不要太悲伤了，人死了不能复生……”

不等贺西钦把话讲完，洛洛又哭诉着说：“你哪里晓得，她是什么人呀！……”